



著先寺  
生門

靜  
軒  
文  
鈔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81  
1



文庫 11  
A/281  
/

寺門先生著

靜軒文鈔

克己藏版

柳田泉文庫

靜軒文鈔序

宇宙之間。無物而非命矣。無事而非命矣。有命而遇時者。有時而不遇者。譬之梅花之潔白。宜於春。而不宜於秋。楓葉之淡紅。宜於秋。而不宜於春。夫賢才之於世亦然矣。木若不得其時。則必枯朽。人若不遇其時。則必擯斥。是亦命之所在也。故有是而不遇者。有非而遇者。孔子之絕糧於陳蔡。則是而不遇也。李斯之執權於秦廷。則非而遇者也。安祿山之於唐。非而得時。岳武穆之於宋。是而不遇。弓削氏之於聖武帝。管公之於醍醐帝亦然矣。遇與不遇。則唯命之所在。

非人所得而能為也。抑天生人而使不遇其時者何也。豈非欲借之賢才而救世弊耶。天若不生文武。何以討殷紂。天若不生新楠。何以誅高時。俊傑出世。生雖無其功。死必有其驗。是天之所以生人才也。故建忠言而諫君之過失。著諷書而懲世之流俗。亦天之所命也。然而諫者易逆君。諷者難遇世。不遇之甚。則至視爵祿貶僻地。噫。志士之有益其世而無益其身者。何也。非而遇者。雖遇必流臭於萬世。是天之所罰也。是而不遇者。雖不遇必垂名於不朽。是天之所賞也。是以志士不忘在溝壑也。余亡友靜軒翁行止方

正。極有才學。專講經典。頗通六經。如詩文則應囑需者。而非其所專攻也。翁曾著江戶繁昌記。凡八百八街之事。言無弗盡。士農工商之蔽。記無弗竭。花街之烟霞。柳巷之風月。亦無不備舉。翁而有此著。何也。非敢以墨汁染烟霞。以筆花裝風月也。天保之間。世極昇平。人民流於游惰。風俗殆向衰頹。政令亦不興起。是志士之所以深歎而生慷慨於筆頭也。翁之有繁昌記。一以鳴昇平。一以諷都人。亦可謂有意於此世也。然猶如著梅葉於楓葉間。挾鶴唳於鶉聲中。固無可遇之理。必有見擯之因。後果以其著得罪。陸沈以

沒世。嗚呼。翁之有學才。而彷徨於澤畔者。亦命歟。翁既逝。而其書猶行。亦命歟。翁之遺稿。亦雖有可見者。不能曾令觸他人。噫。抱有為之才。而不遇。死無之知。則舊友之所憐惜也。得罪樂天。無曾所憾。則翁之所卓越也。無憾者。君子之道也。憐之者。友人之情也。慶應以降。文運隆盛。俊傑輩出。官無束縛。民得自由。如使翁在。今則諫書必行。學才必用。余以與翁夙有莫逆之交。亦不忍使其遺稿空葬於蠹腹。得能使遺稿公於世。則亦不異使翁遇於隆世。是憐惜之情。所不得已也。余今以上梓之故。敢書之於卷端。

明治七年甲戌九月識于日本橋南邁種徳舎

今邨 亮



靜軒文鈔目錄

上卷

養生主

枯樹賦

人間生

落花賦

與友人某書

論易

與友人某書

論書

上執事某書

論詩

如竹菴記

論丹朱商均

享齋記

論武庚祿父

昨非堂記

論天

畫中亭記

靜軒文鈔目錄  
卷上  
養生主  
枯樹賦  
落花賦  
論易  
論書  
論詩  
論丹朱商均  
論武庚祿父  
論天  
享齋記  
昨非堂記  
畫中亭記  
人間生  
與友人某書  
上執事某書  
如竹菴記

論天<sub>二</sub>

大井川記

論命

皆山亭記

論性<sub>一</sub>

柳圃書房記

論性<sub>二</sub>

北莊記

論道德

小霞書齋記

論仁

蓮緣樓記

論禮

牛石記

論樂

養老室記

讀莊逍遙游

清涼亭記

齊物論

幹々堂記

雪賜堂記

友翠園記

松風亭記

風琴書房記

敢望山柿之牆堂記

吟雨齋記

繼業堂記

常青園記

幽賞館記

我為我軒記

積翠園記

日光山御神馬記

枇杷園記

假山記

翠靄香所堂記

煙窓上人書畫帖序

老杉書屋記

小日向氏書畫帖序

楓館記

送純菴先生序

樂水軒記

送小松春山序

濃陰堂記

送松本文齋序

下卷

自畫墨竹帖序

揖鷗館記

芭蕉翁俳句碑序

又新齋記

櫻園詩集序

我有堂記

梅彦氏畫帖序

牧野氏庭園記

良寬禪師遺稿序

白沙翠竹村舍記

尚齒會序

勤慎碑記

夜岳石詩序

棲雲軒記

海仙翁四君子畫帖序

天巧品類序

靜軒銘

野史跋

若水說

書湊川碑後

松延先生墓誌銘

贈小池君言足序

幻尋律師壽藏誌

松本氏書畫帖序

瘞驗銘

中村氏追悼集序

筆塚銘

宮下氏書畫帖序

宮寄氏墓誌銘

空谷上人書畫帖序

高橋氏墓誌銘

題吳氏書後

莖江先生墓誌銘

題松本氏藏般若經

磯邊氏生壙誌銘

題太田氏刻江山翁墨帖 田村氏墓誌銘

題徂徠先生書 小濱先生墓誌銘

題文々山正氣歌 嶋田君墓誌銘

神農贊 省菴先生墓誌銘

孔子贊

莊子贊

武衛氏已贊

瓢贊

藜杖銘

川津氏書齋銘



靜軒文鈔初集卷之一

靜軒居士著

枯樹賦

有枯樹之幽獨蕭索委干荒蕪濃陰久落寒雨徒濡  
將軍不倚召伯長徂幸非棟梁之材纔免剪伐之誅  
東帝之恩既已絕矣大夫之爵曷望之乎若夫臘雪  
始融條風方至衆卉欣欣兮我唯萎羣芳郁々兮吾  
永賴引嗤凡桃受侮俗李若隣謝交木神不齒豈入  
新柳之眼遂欠密蜂之媒不止無紅杏之顯且也之  
文木之才秋千誰投羯鼓孰催空心不復孕聖枯骨

靜軒文鈔初集卷之一



只蝕蒼苔至青女過玄霜下千枝皆紅萬葉盡積疑  
錦飄翻訝花姪姪蒹葭雖淡猶且成色橘柚之黃亦  
堪把焉而憔悴如故枯槁依前時或戴芸若兮且被  
碧蘿纏衣冠竟外物兮假粧不吾天守舊株而息抱  
冷魄以植金石頑根未踏風霜虐歲云極無擬梅之  
淡句吐香猶同松之四季全色顧彼禮華孰劣孰優  
思於紅葉何戚何休形視湘累不肯袂石迹似擗散  
不能掩牛既不知春豈哀秋哉將歸於盡任歲之流  
彷彿幽人樂彼命超然出塵卧林丘

落花賦

花開正嬌風掠何惡花豈欲飛風強吹落遂溷汗泥  
永委溝壑凌踐青鞋蹂躪赤脚蜂蝶不顧蝼蟻敢虐  
恨蓋摧殘哀魂寂莫當夫日始南至根受微陽春意  
纔孕枯容尚滄厄於深雪困干肅霜紅唇未動爭陪  
梁王之觴芳脉猶微奈點公主之粧爾乃育干苦寒  
中而長乎軟暖之日艷發天々冶光輝々嬋妍誰爭  
佳麗無匹堅冰自泮驚蟄方出甚似靜女懷春將逢  
良士擇吉孰思有情之花忽飄無賴之風非勸文君  
奔色徒比綠珠倒空仰樹而哭顧枝則恫一葩西一  
瓣東誰言每歲相似今紫異於昔紅落花不復上暮

覆水豈歸干盞嘆時不遇知命難同何怨兮蒼天公  
獨泣兮白頭翁

論易

伏羲畫八卦包天地之理括萬物之情夏曰連山殷  
曰歸藏隨世系辭使人察陰陽之變而順乎天地之  
道其理微而隱可以盡性窮命其用顯而費可以決  
疑定志乃賢者占諸躬而順之愚者占諸卦而依之  
所占雖異所歸則一矣要使入順其行也道者不可  
見字曰太極可見名曰陰陽曰仁義天地之數十十  
即一一即萬萬物出干一太極而陰陽仁義行乎其

中乃掛象示之生蕃神之乾者君父也坤者臣子也  
夫也婦也上下定位貴賤列等人倫之序見焉是象  
數之大者反覆推窮至如艮手巽繩天水地火則瑣  
尾不足講也人守正則吉否則凶善豈為吉凶乎然  
決疑定志者天下愚夫所與定志順行其用廣矣外  
之可與但溺委流不繹本源獨主卜筮則鄙也然而  
古今講易者或主空理馳高遠或主象數泥形器或  
獨取卜筮豈不謬乎觀卦之變而察陰陽之理匹夫  
之愚惡得思過半矣乃係辭喻之欲其易曉也則蓋  
三代皆用當時俗語見豕負塗載鬼一車駘然視跛

能履可以推焉今難解者以世代之變耳後學不肖以為有深義索象推數委瑣生說可笑矣道者易簡聖人喻之豈故設此恢詭譎怪之辭或曰果然聖人何不顧後之難解曰八卦不毀隨世系辭蓋周期之後人而孔子蓋憚不敢則後賢孰敢曰孔子言加我數年學易可以無大過豈不以其幽妙廣大乎曰理雖極幽所至人倫意當時孔門弟子專取實行非如後儒徒論空理則或以為易涉理數不足甚攻故言此警之且其欲無大過豈在人倫外乎哉夫八卦包萬物太極生天地而陰陽二字括之則死生晝夜也

代治亂世界開闔至牛馬雞狗蠶肝虫臂象莫弗有理莫弗存然其所至在使人事順於天道而已矣舍之研慮於幽妙外之窮思於象數豈先聖之意與不可不察也

論書

古籍可尊而攻者以其可法於今日也螿牙難通徒存古色於教何益五經中尚書最古真偽雜而偽之為偽析然明矣然真者多難通無乃如古錢無用於今乎然則我宜取其可通而法何必問古今執爭相軋辯駁互證是書生常談無益於教也周誥諸篇蓋

真然詰屈難解纔見古已孟軻氏云我欲武成取二三策他可推矣二十八篇或偽然人心道心惟一執中等語學者不得不依也禹拜昌言班師不止見唐虞之氣象萬世可以為法虞夏之歌雖有古今之別其垂監戒無短長矣曰下民若有恒性曰習與性成皆孔孟所據不可以偽造棄或取諸孔孟而綴之其言不戾亦何棄焉曰主善為師孔子亦曰三人行則有吾師取言不擇入聖人之道也予意武成甚似周誥而洪範似漢人之作安知伏生所傳非亦偽造果真不可取者有焉果偽可取者有焉苟有益乎教我

宜尊而攻之奉而法之儒者局於古今則陋矣

論詩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古來以國槩出干內不治刑立於夫婦之間然國家不治者未之有也文王德化之行王業之成由刑于寡妻是關雎所以冠干詩也但葛覃以下終召南婦人之詩過半且國風亦多婦女之作而聖人不刪其淫詩者何懲戒專屬女子也嗚呼賢女難得而刑之難立人主失制乎內則庶民從淫淫而靡必招天下之亂國風存懲戒所以切於雅頌也風者多出於民之歌謠蓋天使之言為人之上

者不可不尤察焉也然而民間之謠男女之情居多則儒者或難講之是不肖聖人之意也男女之情者陰陽之常理人之大欲豈得絕之乎聖人之教主情義制之夫乾坤者男女也即屯者男女交接也子嘗謂屯欲卦也故曰匪寇婚媾又曰求婚媾其十年乃字往吉无不利者戒其正也如見金夫不有躬婦孕不育則戒其淫也易意與詩互相發龍戰于野者戒夫失制於妻也或曰止國家者由小人豈唯由女子乎子曰女子與小人難養小人即女子以故易亦以陰擬於女子與小人而每戒焉兩無正云皇父卿士

夫  
番雖司徒豔妻煽方處女子小人為一類可以察也

論丹朱商均

孔子稱泰伯至德以其讓也孟子稱伯夷仁以其讓也而讓之實寡欲已人不能無欲也既有欲矣孰不欲富貴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是富貴之極飲食足以供於其嗜男女足以充於其欲被飾器玩何物不飽乎其嗜好然讓之不爭恬守賓位雖古哉其人有幾夫十口之產兄弟相噬一斗之俸官吏互濫至其甚有不顧情義而吞零碎之利者然則丹朱商均者

雖不肖乎大人之德不無黃裳之順可不謂之賢與  
並能順父之命不爭富貴於舜禹則亦泰伯爾伯夷  
爾如齊桓晉文唐太宗則固丹商之罪人也予嘗疑  
書曰丹朱傲果如其言安束手讓基業乎他人想其  
人孝順寡欲敬視天下必矣或曰訟獄謳歌咸之  
於彼欲不讓得乎曰如使二人多欲豈顧民之何如  
況奉君之子者蓋亦有之而佐之而雖事不成非彼  
決殺我者乎或曰唐虞之世茅茨不剪其陋可知矣  
不爭之惡足稱曰雖不如後之為帝者供奉充欲禹  
貢可證焉嗚呼蕞爾孤竹比之天下何如哉其富不

足言然孟子獨稱夷齊不及丹商豈不憾哉書云虞  
賓在位蓋贊丹之讓也中庸云子孫保之蓋頌商之  
賢也予故曰亦泰伯爾非與

論武庚祿父

禮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是或出於後之制其理則  
貫天地亘古今矣凡人之子復讎志或不遂謂之不  
孝可與宜旌也予嘗謂武庚祿父者孝子也而古來  
莫一人稱揚之者何不止不稱其孝史筆為及周史  
為國忌猶可後之為史者因循不改抑寬哉或曰彼  
既受周封君臣分定予曰武王於紂分定者不亦久

平曰紂者獨夫安得謂之君曰獨夫之名亦出周史之志而孟子戒齊王取之於不得已所謂權耳以是孟所論專主文王且稱伯夷為聖人其不滿乎武王可以知矣善哉蘇氏曰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又曰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不兩全也哉予亦謂武王觀兵然紂不改盍與殷人廢之而

立其子民心果歸乎周或降武庚為公彼必事之奉祀殺父臣其子子苟有人心孰肯事讐武庚不亦人之子與蘇氏斥武王為非聖人而不及武庚之孝惜哉夫聖人之道者孝弟而已天子以之治天下庶人以之治家人之道莫大於孝是所以父之讎不共戴天武庚之孝古今不稱豈不遺憾乎予論之私旌焉

論天一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何以其不可思議也書所謂福善禍淫是不可思議中之可議者如其所以禍福猶不可議者有焉子思子曰誠者天之

道也此則不過欲教人誠耳誠也者天之一德非誠而盡之也其言盡之盡天人一體之分已天人原一然既為人一體中自有不一者矣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謂善言其不可測之狀夫既不可測則謂有聲臭亦可也可謂有矣可謂無矣不可謂有也不可謂無也是以聖人畏敬而難言可議何畏之可測何難言然則天竟弗可窮乎曰誠者天之一德自誠明其究或得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後儒曰天理而已吁理則理矣然至其妙用運移幽微精密處則蓋雖聖亦有不易窮者况乎我姑議其可議而畏敬奉

之已矣易曰乾元亨利貞此亦纔言其四德非此而盡之也

論天二

君子慎獨而勿自欺者以我知之即人知之人知之即天知之天之與人一氣而無二也乃章々之罪人得而戮之冥々之罪天得而誅之豈可不畏而敬乎敬故慎獨畏故勿欺或有若為之無報致之無應天未曾知之者徐而察之不應於其身則必報之於子孫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顧豈有無為而為莫致而至者乎為與至之所由自



冥々中来而應報之遙或若莫為而為莫致而至爾  
故又曰有百世子孫王者必起是亦議其可議而使  
人彊為善耳宋儒論天言有理而有氣我伊子駁之  
言理者反是氣中之條理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譬  
合版作匣氣自盈于其內而自生白蟻又自生蛀蟬  
此自然之理非有理而後生斯氣也予謂安知生氣  
之理不既已在於合版之初有匣則氣從生焉無則  
氣亦無要有斯理而生斯氣有斯氣而生斯理曷知  
其前後陋矣先儒前後論之

論命

命出乎天亦不可思議也曰死生有命是若定於有  
生之初者曰惟命不于常是若隨今日之為而動者  
曰顧諟天之明命蓋兼定動而言今夫種一善則一  
福實播一惡則一禍稔是動也種之而不實播之而  
不稔是定也斯知定原由動來而動亦由定出於是  
乎不得不推之推之而推到于天地開闢之始而天  
地之開闢竟歸乎無始無終則其推亦卒至於弗可  
推而止焉豈不不可思議與或問然則所謂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者何如曰聖凡同入也可知之理則有  
而知之則難矣其未知之脩身俟之順受其正是亦

知命者也未窮其源無害於為君子矣

論性一

凡人稟形於二氣而精于體中者謂之性氣中有理  
理外無氣要性由天來亦不可思議也以故孔子唯  
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者人之太極不可得而名  
狀也夫太極剖兩儀生合兩儀則一太極已然果無  
何以生之性亦動而善惡見窮善惡則無善惡亦一  
性已然果無何見焉豈不亦不可思議與古人論性  
有為善者有為惡者善惡混云無善無惡云是皆向  
不可思議中議可議焉耳子思子則蓋據善故曰率

性之謂道孟子從發其善處荀子反說其惡處楊子  
則言混而司馬子從詳之程朱二子專執善而分本  
然氣質其說極密猶非通論也無善無惡之說蘇子  
王子等依焉據善者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因此言  
之孔子之說亦善也吁我將為善耶一陰一陽謂之  
道陽可以擬善陰可以擬惡則繼之者豈果善乎且  
孟亦言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性也此荀子性惡  
之說而荀所據也我將為惡耶善惡混之說曰性者  
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  
與陽也我將為混耶先所謂窮善惡無善惡且陰未

可必言惡則其究將歸於無善惡果無善惡耶太極  
剖兩儀生性亦動善惡見安知不剖中已存之而  
不動前已有之豈不可思議耶非與乃我雖未果  
知其原何如仁義根於性者必有而聖人以此立教  
則仁義之善吾擴克之而已矣性之究竟姑舍之可  
也

論性二

世界者一太極也人物者一性也我雖未審其原蓋  
非大異之也故曰相近也若其有異則習之所然故  
曰相遠也習之不已聖域可造然我惡得為堯舜孔

子之脞所謂伯夷亦一聖也伊尹亦一聖也而一同  
聖中自有所不一焉總此言之牛之性猶人之性別  
此言之白玉之白異於白雪之白王氏所謂人到純  
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  
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予謂此說本於孟  
所謂中者非汝力也學到至處我亦聖猶有所不一  
者以其不可移也故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我伊物二  
子言性人々殊之聖非學之可造也是未知不可造  
中猶有可造之地也且伊子言天地一元氣而已其  
既一氣焉不一性

論道德

一陰一陽者天道也生々不已者天德也人物本化於一陰一陽生々不已之間是以聖人立人之道曰仁義謂人之德曰仁義仁義即陰陽而生々不已者也乃不仁義則道雖道云非人之道也由是則可行不則不可行故曰道若大路然仁義之德吾本得之於心而生焉然不學則莫所得之德明之於我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者名於仁義之德照察及物也雖學而得之所得之德本在乎我則不學而明者有之聖人是也雖聖知學則亦益明是孔子所以為

之不厭也人則小天地人而具斯德猶天之有日然天不能無雲人不能無欲動德昧乃明之之道在於誠意正心而齊家治國之理由明德中發焉故為政以德猶眾星拱北辰

論仁

子思子曰仁人也孟子曰仁人之心也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謂之仁而所以為人之道廣矣大矣非言可悉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曰孝曰敬並是仁之作用總言之則仁已矣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而子可以

靜軒錄初集卷之一 十一

靜軒錄  
為子弟而弟可以為弟子而孝是人之所以為人  
也慈亦然信亦然其用廣大況變之所在豈得悉焉乎  
殷有三仁焉三而一一而三也博施濟民堯舜猶病  
已欲立而立人子貢可能達而湯武施之於天下窮  
而夷齊行之於身心上之仁顏子亦不保之於三月  
之後事上之仁管仲猶能之於九合之日克已而天  
下歸仁是仁之大所其言之詛是仁之小所陳文之  
潔子西之忠槩而言之亦仁也其大包天地其變括  
萬事學者須照分隨時大小深淺盡其用也人之所  
以為人稟諸天地而為心子思略謂之入子輿精謂

之人心仁之鮮盡焉何須後儒煩說

### 論禮

天之為體自有日月星辰之尊卑而又自有布置運  
動之順序然而人生乎其中則禮固在於我而聖人  
率之制之已乃禮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  
松柏之有心也又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君在阼夫  
人在房大明生東月生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其出於天故書曰天秩有典聖人率之故又曰序我  
有禮其逐世殊之因國異之者所謂禮從宜從俗其  
所損益者可知是也殷因夏周因殷人倫之綱則達

之於世界一也因思漢土之禮祭祀奉牲者蓋事生之誠以饗之也而禮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因此言之祖先之祭不用牲亦可也猶用之者聖人從其俗制之耳佛者不省言好生者天之德儒以殺事之何戾是未知其宜殺而殺事生之誠以饗之義所在也以戾論之佛初絕人道豈不戾天好生之德與然絕此生彼是佛之妙所儒者不悟亦以此毀彼抑陋矣儒用血祭佛絕人道義各有所在或問然則此方儒亦殺以祭之耶曰否從國俗可也夫子不言乎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苟誠敬事之何論腥血素筍邦殊俗地異風亦出於天而猶有四時之變變之所在義從之義之所在禮從之

### 論樂

記曰樂者樂也蓋使人洗心清氣以和易正平者莫過樂也樂教之廢可勝嘆哉今聞簫竿之聲雖我未解之心自覺清和雖散樂之音梵唄之聲猶然古樂可想矣程子言樂只是和誠然矣其教雖已人心之和樂即樂故曰今之樂由古之樂孟子直取其意韶護棗濮豈實同焉乎三絃之淫比之古之鄭聲蓋淫

之更遙者宜尤遠也然其行於今蚩民以此散鬱以此生和其用亦大矣夫小人間居為不善莫所不至不有博奕者乎為之愈已凡人飽暖逸居不生事也少矣而世或從政者一切禁之抑條暢之氣我甚恐傷和氣傷物不育不可不察也且夫雖善美之韶用之乎今民則諺所謂馬耳念佛不知擇較雅而入耳者使歌之聞之也昔者子游用樂於武城之民孔子笑之曰割雞何用牛刀其為戲者以子游言之善耳其實則牛刀非戲也

讀莊

逍遙游

逍遙者何安命已即樂也鵬以喻諸富貴蜩以喻諸貧賤王公舉止則垂天之翼六月之息庶民動作則決飛之搶蓬蒿之樂乃欲棄尊位縱心志欲逃賤役逸支體斯不安命也並失其逍遙矣命有等而其原則一鵬與野馬非有二也從原觀之貴賤可忘大小可遺萬彙千品舉皆生物所息公卿守位忘其富貴吏民安分遺其貧賤上下樂命而世不治者未之有也先聖既沒教導漸衰世人不能樂命至於用仁義奪國是莊周氏所以深痛而甚悶焉世斥為虛誕不知其旨也大壽賢愚亦出於命不能無差等一年亦

天百歲亦天命之所注，毫不能延之。衆知彭祖難匹，僅置羨於數年之間，豈不陋乎？由天觀之，八百歲亦少年，太山為小，彭祖為夭，非誕也。知働一官是亦鷄之翺翺，榮子笑之，而鷄亦笑。彼此相笑，所以得逍遙。鵬搏扶搖，列子御風，彼止九萬里，此限十五日，未能搏御於命外而跳出分域，列亦笑。榮聖亦笑，列然而聖人則無有不笑之地，無有不御之物。為君御仁為臣御忠，莫不搏御。干孝干弟，以逍遙焉矣。或曰：堯既安其位，胡為讓天下？曰：是則證至人無已耳。故下文言：窅然喪天下，豈不樂命安位而逍遙與漢水濯之。

秋陽曝之，塵垢不滓，冰雪為膚，從容中道，綽約作態，斷嗜慾，不食穀，致中和精神，凝其効，使天地位，使萬物育，物不疵癘，年穀從熟，理所以然，要與中庸同。但其言詭儒者，攢為不經，所謂瞽者，無與乎文章之觀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孟子亦言：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聖賢所紐。南華子演之耳。

齊物論

物果齊耶？果不齊耶？自齊觀之，無不齊；自不齊觀之，無齊。齊之與不齊，惡乎辨焉？然則居其間，可乎？曰：未矣。齊亦可居，不齊亦可居。時中而已。然則萬物為一。

齊物論

十七



馬得非偏執與曰孟軻氏言物不齊者物之情也莊  
居於齊而孟居於不齊各有所取然矣當時聖教之  
衰百家競起鼓惑民心識者不得不閱而救之孟則  
正言辯之莊則寓言喻之其揆一也舉三籟而示分  
之不齊歸之於一籟以喻命之齊使人消企望之欲  
解駁雜之紛是莊之宗旨而恐陷乎偏則曰環中曰  
兩行豈敢主一馬要歸宿于中道其所謂無為者無  
為於分外也分內則無不為蓋與舜之無為莫有別  
矣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林氏徵此語曰莊據孔子或  
然矣猶罵仁義者欲破其名顯其實勢不得不奇激

誤人者則有焉結末云周與胡蝶則必有分非執一  
馬可知矣人身之覺夢死生天道之春秋晝夜人之  
尊卑物之大小皆有分別而一氣所化則無矣齊與  
不齊各有所取不可不察焉也

養生主

養生之主無他矣順天理而已學道明理順理行之  
庖丁解牛是也依天理批大郤刀必不折屠廣居行  
大道身必不害或曰未見蹈仁而死者儒者常談莊  
說亦是爾比干被剖右師遭刖順理行道我未見其  
必生也曰蹈仁而死其死與生同悖理而生其生與

死曷異不害生命固養也不傷生理亦養也故言殺  
身成仁仁者人也苟生禽獸爾以右師之脚褫庖丁  
之手支脉亦妙更演以遁天之刑可謂深切也人雖  
全身乎理有所不至則服天刑安知不轉生化牛受  
利刀之苦不可不戒也薪之不进火何以傳理之不  
履生何以養

人間世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是處世之道存於已者未定以  
不見信厚言能得化人者未之有也乃假顏子戒躁  
進者如衛君之暴難化之極聖人猶難況其下者述

繩墨於暴人之前不為苗人者雖有寡焉知宜藏名  
宜藏假比干警好名者假有扈策從欲者知即欲也  
不知美何慕之不知利何貪之莊多以知字換欲字  
心齋者洗欲也人欲未滌何由合天理矣虛室生白  
吉祥止止與明德止善言異而意一也父子君臣之  
際人事之殊重者故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善哉此語託孔子之語述孔子之意聖人復起必不  
易矣孝既已立事君則忠交人則信愛自親推及之  
乎物虎猶可養况人未段曰臨人以德殆乎又曰莫

知無用之用以藏知結

與友人某書

學問之道蓋知命為極是以魯論以學始之以命終之曰不知命莫以為君子則其不知命雖有才能為君子者未矣足下自在職來勤勞已甚功不為少然賞不償恩不充食祿猶乏資格尚卑乃識足下者往往道此嘆之而僕則謂命之所在奚疑不足言也聞今者長官某鞭威駕勢掣臂桎首屈辱以沮足下之事於是乎足下憤懣色見不止不為懌然也僕察蓋曰彼何人其在高職以門閥耳不學無文識不遠事

多私虛喝藉虎威曷嚇至公奉上重大為任之我以快其意孰堪矣吁足下顏色果然可謂隘也彼而若是與狐兔擇付之度外可矣孟軻氏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足下何乃然大丈夫固當以重任然道之興廢自有命是孔子所以與點而孟子所以不怨臧倉設令孔孟不安乎命或殆喪心學者須踐孔孟之跡而知孔孟之心也則憂世樂天道並行不悖矣顧足下勇銳情勝寬裕意乏我若是然彼若是憤懣之至恐足下喪心小人為歸取不知命之笑易曰晉如摧如罔孚裕无咎請思

與友人某書

天生才豈偶然哉蓋欲使之有用干世也而命自有分矣用從焉苟有才宜知分與勢之所有而為之而不逆於天也僕觀世奇傑英邁抱有為之才者其為人臣罵々然曰奔走非吾所能惡後々之為絕迹於權貴之門滅影乎長官之室守則有之要非知分者也徒負其才豈順天乎權門取奔走長官舍罵々亦勢爾自古然矣故子游武城之舉魯論記為美事可知子游其人希乎世也嗟夫取後々固非而安於罵々亦非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勢之所在聖人權焉

況其下者不可不察也足下生世祿之家奇傑英邁抱有為之才宜求舉用偃蹇守株徒負才則非矣僕甚懼足下逆天後々拜塵固非有為者小人已且其從事奔走何暇學問無學任職內之蔽公外之害民唯身是利遂害於國家所係亦大可勝嘆哉獨奈權門照跡長官錄影則知分與勢之所有而忠於上而有志干世者奈何不舉踵權干後々罵々際可矣世臣不與處士同不可不審焉也有守立世不知而不悔是吾曹處士所為豈足下所為哉昔者孔子往拜陽貨事雖異勢則同易所謂見惡人无咎可察矣足

下抱有爲之才而局於無權之守噐々以逆僕甚惜  
且懼庶幾察勢盡分權以處之亮悉

上執事某書

某頓首再拜謹上書執事左右夫人之思舊者情也  
無賢無愚孰得不眷戀禽鳥無知其歸猶尋舊巢人  
而忘舊非情也非理也則非人也生深山窮谷與泉  
石麋鹿居而遊者一日聞都下繁華起曰盍適來住  
數年僅嘗大都會之風味謂故國陋也丈夫開業弘  
術出身顯名舍此何之不定終焉之志也少矣而雖  
其人既已貴其家既已富莫為而不成莫思而不遂

身體強健子孫繁滋氣盈神王手猶不動一點思舊  
之情於觸事感物之際者決不能矣况乎其貧且病  
者情之所然也且人之求仕避暗就明亦情也亦理  
也伊尹負鼎鄒陽背淮以情理之然也烏猶擇木棲  
焉人而不擇斯戾理及情非人之所為也某亦人也  
鳥之不如乎安為獨戾理及情之為雖不似苟飾固  
陋干西干東未可必言仕難干也而西尚不干東尚  
不之僥三十年來不僥之首屈一萬餘日不屈之膝  
謁之執事者區々之情欲就舊與朋而不為戾理及  
情之為也前日上書待命之日之長一刻為三秋之

思然月餘於今未得宜得之命斯所以不俟宜俟之  
命也顧執事之意為時猶不可耶今則朝廷舉廢繼  
絕將有為之秋豈曰不可而可與抑疑某為人耶請  
自白之某少小佻達放縱不擇所交細行不拘鄉曲  
欠譽一旦改志讀書行顧言言顧行廿年孜孜如一  
日者鄉人所見知友所視鬼所睨天所鑒蓋執事所  
略聞而知也請幸不疑嗚呼使窮鳥得楠垂翼復張  
枯楊生柢棟亦或隆決之於執事一言是所以犯罪  
忌愚今復敢進此言惟少憐察焉不任惶懼之至也

如竹菴記

清風忽至憂然為響使人想伯夷之操冷雨乍灑蕭  
然作態使人掬湘妃之淚長梢凌空儼乎傲霜萬竿  
東翠澹乎含烟令快心爽目以消俗慮與梅尋歲寒  
之盟不同松受封爵宜矣引七賢之遊誠知不可一  
日無是古今騷人韻士所以慕而愛之仰而敬之也  
山貴上人善書如竹為菴號屬記干予予思師之好  
書蓋不止愛瀟洒敬清風也夫竹之外實而內虛者  
指欲實掌欲虛與直立有節者與心圓管直同樣而  
成頓筆駐鋒之趣葉之為狀自具側啄掠磔之意備  
烈火散水抵脊相矚之法鱗羽參差陰陽相映又斜

又抽曾頭其脚受風飛動得雨適潤滴露則玉箸殺尾則懸針勁骨神清堪雪洗塵是具此相豈不所取耶非與師曰非也所取實出於經所謂碎支佛無漏最後身其數如竹林曰然則我言妄想亦所謂欲思佛實智莫能知少分耳師笑曰我家之事非子所詳姑記想可矣予乃虛心握管記之供養

亭齋記

亭者通也通情為要聖人之道從情生義也子而孝臣而忠皆通其情以處之已聖人通情設教後人不能解之或謂予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可知殷世既

已少其人況世愈降孰復能之孔子猶欲強之豈不通之甚與予曰是其所以深通也不許期之喪者知三年難行也當時與乎宰我後世期亦孰為之及唐用月換之猶一月為限以有三年之名也期而可則必止十日告朔餼羊蓋同意焉因思釋迦亦聖人也通人也其使其徒絕慾者似甚無情而通焉洞視末法之後也當日如許之慾後來舉世為僧孰肯為農商今世猶有絕慾者亦以存戒之名也之二人者可謂深通情者矣嗚呼人而不通情書亦不能善讀也或讀論語駭既焚章曰既災何不問焉是不能善

讀者也。不通情者也。退朝走火事，方急不暇問馬。既知人無傷其及馬，可知矣。程氏所謂讀了全然無事者，此輩是也。金子君囑享齋記書此贈之，文拙矣。義或不通，請逆意讀之。君則通情者也。善讀書者也。

昨非堂記

果無是非耶？果有是非耶？要不能無是非也。莊周齊是非者，不過破是非之執，是以淵明覺昨非而伯玉悟前非，而非有更非者，是有更是者。信徒什陌，莫有窮極矣。且事之變時之宜，昨非未必非，今是未必是自非。心無適莫，安得與是非推移也。吾友遠藤氏業

醫顏堂曰：昨非我果，知其術日進。日璩子六十而六十化，以有非更非是，更是者也。然而病有變藥應之，安知不昨非果非，今是果是，則不獨今是未必是，昨非亦未必非也。知此處之可謂誠知非者，夫可下而下之，可補而補之，應證則是反之，則非非果非是果，是審之以應扁鵲仲景，亦不外於此也。顧彼亦初不悉是也，誤是知非以漸入神，嗚呼！知非而是積，是以覆莫適而不是矣。大也哉！知非宜記，應乞漫書文理不達，予亦知讀者非之。

畫中亭記

靜軒文集卷之二  
二十五



築山鑿池栽樹移石以資園幽邃也軒豁也嶮奇平  
遠蓋古人取諸山水就畫圖劬之而後之園丁依樣  
畫蘆胸中不有物也然則畫人以胸中所蓄寫之乎  
園與彼異者必有焉楓屋君好讀書巧南畫則千山  
萬水蓄之胸中者可知矣先是君買荒地開別業會  
宿疴孿臂不得筆如意因以胸中所蓄專寫之於別  
業位置經營積以歲月今殆成而來游者皆以為天  
造固有之景不知其畫意所作人力成之也丘上更  
葺一亭而適小竹氏游命用畫中之字且作山房記  
悉其原委安政丙辰之夏予訪君為畫中之人極愛

其風致園之為狀鑿丘作潭若水有源而來圍潭栽  
木依木安石若天生然矣穿松傍石縈紆開徑往如  
還為入盤谷之想樹木翳蒼極幽邃之景盡嶮奇之  
趣亭之四方軒豁取眾峰為幅中之遠山丘之向背  
平遠記所謂梅桃諸果凡數千株為游孤山到武陵  
之思且墾田數百頃引潭以溉貨殖之業存焉非徒  
費土木之務也則報國之功亦自存要其資園出於  
畫意而及國之功世人或不省也翌年丁巳予復來  
入畫中敢記為合作拙筆塵妙畫亦不辭也

大井川記

俚歌云險雖八里可輿可馬箱根顛渡雖百步難方  
難泳大井川天下險渡蓋以大井川為第一焉其原  
出干甲州白根山經數百里合卅六水曲折奔流貫  
驛道而入海水勢猛惡不能施橋固矣舟亦不能容  
也官置廠令驛夫善蹈水者或舁或負以濟行旅  
驛吏檢視水及頸則停之渡將開其曉使夫照炬交  
涉以試夫善鳴唇為笛聲以為号土人望火聞笛預  
知之云冬月水勢殺猶不可妄涉况夏秋之間梅霖  
兼旬澌由岳排暴雨連日雷自空轟隆隆奔駛  
如馬響動山沫吐烟轉巨石奪大木觀者目炫心悸

為身生羽翼猶難渡之思方是時行人沮洳悶無所  
遣資為之索且蹈水者亦炊烟或絕占利者獨水側  
兩驛耳聞當初側近村落年被水害東避西移人居  
無常川身歲變田畝沙洲未幾相易民之苦何如哉  
今則官築巨堤每歲有司來檢水道嚴加修理工  
費無慮數萬金民得安其廬而耕其田且分派引溉  
得秋熟者不知幾萬石也嗟夫害亦大哉利亦大哉  
凡事善惡相依利害相須不可不察焉也安政丙辰  
夏五訪飯塚氏其家在大井川西岨因審難方之嶮  
且記所聞見留別云

皆山亭記

江之為州四方皆山琵琶湖在焉瀕湖諸山比良峰最秀三井石山二梵剎唐崎松瀨田橋皆與湖水相得成勝所謂近江八景此際是也湖居州之極西其東南極北田野曠達溪流縱橫峯巒互遮丘壑交映隔林界隴村落占地風致蕭散所至活畫可謂形勝之土也夫如是矣可知畫人住乎此閒得山水之助而筆成趣豈與依樣畫蘆者同之哉矢尾君家世住湖東仲在村其宅負山帶水竹樹幽邃扁亭曰烟竹村莊朝夕烟霞之變娛其心目可想矣君襟度雅淡

好渲染殊善山水雖天分所然不無山水為之助也思天設形勝豈偶然乎蓋欲使人寫之供於世之臥游者也君号皆山取諸其州而予謂君胸中亦皆山庶幾多寫之以報天獨自娛焉則非矣是不可不記也

柳圃書房記

條風自東得春之早無柳若者忽而金縷忽而綠絲以照梅花之皎白以接百花之穠紅春將晚因風吹絮飄然壓倒牡丹之豐富不與桃李之輕薄同樣自榴花吐火及荷花張錦色益綠陰愈茂引涼風拂溪

水之流，叔夜之庭，嘗堪倚焉。遇風雪，笑卉木之折，淵  
明之門，亦能表之。色濃持久，性柔勝剛。斯志士騷人  
所以愛之，不措也。夫詩者，志也。其教則溫柔敦厚。學  
梅花之苦操，不象桃李之輕迹。舍牡丹之富相，取於  
荷花之清馨。其調必高矣。感之於心，發之於辭。其人  
志氣高尚，其辭自不卑俗。不期然而然者也。枯楊生  
稊，所感深也。志既厚，感既深，辭欲淺，得乎川嶋。兄好  
學，專攻詩賦，号梅坪。其号盖出於愛之，而以柳名房  
者，盖取之於溫柔。因思溫柔敦厚，其弊也。愚愚之極  
或耽墜家道，是宜戒矣。遂書留別古人折柳贈行事

雖反意，則不甚異焉也。

北莊記

溪町氏居其地，非位北也。邑人呼曰北莊。聞昔者古  
松老杉森立，圍繞及文化中，為大風所拔。今所存十  
一。然則其稱盖出於當時鬱茂寒冷，夏猶冬也。其居  
為狀，三面皆山，翠髮綠鬢，爭獻媚態。但非出門，則不  
覩點髮。予乃戲謂之曰：夫人君坐乎外朝，雖有佞諛  
之臣，肅立瑟默，不能奉媚也。朝罷君緩衣帶，于路寢  
諂諛者不復有所顧慮。則媚焉既入，內庭翠眉綠鬢  
相爭呈媚，而佞臣陰啗金帛，藉以達諛庸主安得不

惑國家之傾由，此出乃明主，則居內庭，猶外寢，佞臣  
逃矣。子居無似，人君坐外朝而不覩媚態，與使子為  
人君而意之乎？此雖不為明主，必免庸主之惑。君哂  
曰：幸矣，不為貴人貧，故免媚。予曰：請且祝之。北方位  
坎坎者，水也。及其不測，貨財殖焉。君急挾口曰：貨殖  
非我願。今雖欠林木，庶幾貧寒如冬。而永得血食予曰善遂記贈之

小霞書齋記

天道之運，陰陽消息，治亂交代，古今所同也。乃亂則  
傑士以武鳴治，則名士以文鳴。勢然矣。則遇亂無武  
逢治無文，不足言也。聞往時源公義貞勤王舉兵上

武之士爭先從之。水涉山跋，其赴鎌倉中瀨，渡為初  
航。遂以北條氏更率官軍與賊戰，麾下之士以武鳴  
者不遑屈指也。及公敗死，傑士子孫離散，歸鄉渡之  
側近，蓋多有而今也。治平日久，文運方旺，傑士子孫  
爭事斯文，勢不得不然也。中瀨邑在利根川，岬屬武  
州。川田氏世家焉。今主人菜風君好學，能文，聚徒教  
授，名其書齋曰小霞。屬記於予。予謂之曰：異哉命字  
不雅。夫渡之為狀，長流縈紆，遠山圍繞，風帆明滅，沙  
禽迴翔，予嘗過渡，句云：帆影鳥聲供畫本，波光雲色  
入詩囊。所謂活圖畫，盡取之乎？畫中君曰：不雅固然。

矣但本渡舊稱小霞姑存其名已予曰諾亦足以見  
信而好古之一端因思自古學者以文為斯道之籀  
鼓君今壯我果知他日以文鳴世而不讓於祖先之  
武功予老廢無意於文且使考古之士知小霞為古  
稱耳書為記

蓮緣樓記

蓋聞佛入漢土終漢之世其法未行至魏始有奉其  
道為僧者及晉高僧漸出焉惠遠等是也爾後南北  
兩朝之際雖其法益盛僧侶執文字不能跳出於教  
外況如梁武惡得會拈花之心印徒以禮佛起塔為

功德乃達摩之來見機不投面壁俟緣之熟遂付衣  
鉢於其人携隻履而去歷唐及宋禪學始大振皇  
朝佛法之行大抵準漢而今也漢竺殆絕之獨存諸  
我則凡為僧者不可不更益勇猛精進潔修苦行以  
振起其道也然而怠惰委靡戒猶不能持况乎定或  
遇峻其行而提示心印者則喫茶而去不能復侍於  
淨瓶也予少識賢隆師於江都吉祥寺水雲飄散不  
見者二十年反聞師來武州奈良村住集福寺峻其  
行履其規大轟法鼓以麾學人天保壬寅予游四方  
寺村客吉田氏其隣奈良村訪師談舊得仰其禪板

林立蒲團雲聚焉安政丁巳予復采四方寺則師既  
老於蓮華院而院隣吉田氏因寓本院之樓講書焉  
嗚呼相識來今四十年雲散復聚水別還逢豈得非  
因緣所然與因思昔者遠公棲廬山與陶處士諸人  
結社交游蓋亦因緣所係師德國過遠公而雖予非  
其人亦不吃斗米之屈則謂之似蓮社之緣不可謂  
甚無謂也吉田方村乞命樓乃名曰蓮緣且序其由  
以贈後之登斯樓者讀為葛藤必矣

牛石記

偉也哉一氣所化萬物出機入機為人為星為牛馬

為神仙是陰陽點化之常奚疑矣且以身直變以物  
忽化是亦仙佛通力之常不可誣也信州善光寺街  
上原氏今主人庭中之石石而牛也不動已令予記之  
聞往時有一婆々住本州小縣郡釋尊寺側其性極  
頑慳吝貪欲不信神佛距善光寺纔十數里不曾來  
賽如來或勸之罵曰我不願後世何依佛之為一日  
臨溪浣布忽見牛至倒角掠布婆錯愕追之牛到善  
光寺而滅天既晚婆不得已入佛堂過夜宿歇中忽  
發起善心慚愧大悔頂禮而去歸則所失之布在釋  
尊寺本尊觀世音手中蓋佛之通力使之回其頑也

事存口碑世之所知而牛之踪跡不詳不亦憾乎  
原氏之石奕世傳之其狀錯牛人唯異之而不  
家亦只珍之已予乃斷曰是必當日所化奚疑焉顧  
夫善光寺街人家不下萬戶牛何擇上原氏而止豈  
無所由與可知先世冥福佛緣仙緣並得之而後世  
安樂今世壽考是不待言也某詰曰佛緣或然仙則  
何緣予曰聞老子者仙也騎牛滅迹豈無緣乎某曰  
諾於是乎記

### 養老室記

聞昔者濃州有孝子天賜醴泉令養其親世所知也

今關口君名其室曰養老其意蓋在養父母而且示  
孝順於子孫夫孝者百行之本仁由此出故曰孝弟  
也者為仁之本學者須推孝以及人物故曰老我老  
以及人之老是先王所以設養老之禮雖後世廢其  
典民耄耋官給俸終其身亦養之也語曰至犬馬皆  
養之人之養親不可無敬也不可無和氣也不可不  
觀其志也曾子養曾皙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蓋以  
其為人達而侈也曾元養曾子亦有酒肉將徹不請  
所與蓋以其為人儉而約也並能養其志然孟子偏  
取曾子不亦謬乎養老者養志為要豈飲食之謂乎



靜軒文集卷之一  
三十一  
庶幾君之子孫以此奉之而致孝順孝順之至安知  
天不賜醴泉或然於濃亦有光予也不孝恥人之子  
者雖然照古籍筆之非臆說也勿以人棄言是為記

清涼亭記

四時代謝寒暑推奪是固所以育萬物雖然寒熱之  
極凍河漢焦金石方是時乎孰能堪之天亦不能使  
民無所憾也然孟子所謂周干利者凶年不能殺富  
豪遇寒天下帳干密室中疊錦墩燒獸炭呼歡伯而  
觴焉封姨不得復侵青女藤六收手並逃唯我之與  
梅先世占春祈寒亦不能苦之也老子云靜能勝熱

蓋莫有可防之術也然而躁亦能得勝者獨斯亭是  
也亭之為狀西自高田城北至米山嶺一望千里村  
落點綴林薄照顧平田以漸下往耕者行者驅馬者  
叱牛者舉輩干机席而海出焉所謂一碧萬里白帆  
明滅中佐渡嶋浮焉使人超然神逝者可知矣乃雖  
三伏之天涼風襲衣清颺穿骨梧葉未飛疑秋之至  
頓使團扇凄然生恨茶可煮酒可溫筆硯可親書畫  
可評可駕北海之風以試南柯之夢是歲盛夏居士  
館穀數日坐亭嘆曰佛所謂清涼地豈外此乎身心  
清淨客塵如滌醫人贈清涼散不足復服也遂記之

千清凉中

幹々堂記

天之於物一視同仁愛莫不至矣雖然哉禮所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傾而自絕天亦未如之何拒雨露之愛則殺矣人而悖天與木傾同其自絕欲不死得焉乎嗟夫人孰不為人之子順天秉父而子始可稱矣故曰幹父之蠱有子者无咎凡為人之子者須務修孝以培立根本孝弟既立仁義從生猶如木之根幹實而枝葉從茂仁及天下亦由孝出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按蠱者天下將有事也然而不過

言父子何蓋國之本在家原其所由也根幹實枝葉茂既已幹父之蠱可以幹母可以幹君裕亦可能譽亦可能高尚尔可能也幹之義大也哉大倉士疆好學而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可謂能立其本者其堂号幹々予客其家有日矣因代記之嗚呼予則所謂傾者幸未殺耳或錯謂高尚者豈其然乎幹辭賦猶不能也况乎事

友翠園記

夫使人愛而樂者殊色美饌為最矣以大欲所存也而色之於人所謂伐性之斧害固大不可不戒也澗

之於人亦然所謂百藥之長則不過於纜不為酒困者不可不省也飽飯猶生病况魚肉其害可知矣然則樂而無害者誰卉木已以其無情而且不可食也山崎氏之園凡若干畝多植嘉卉木而松為首櫻次之梅次之作池種蓮為圃蒔蔬亭面東而山出焉翠色與松映射乃月上松間則雙龍爭玉風度松梢則濤聲洗耳使人洒然快活者可想矣若夫春風入園梅先吐香而櫻從之方其爛熳也疑雲訝雪使人眼迷魂蕩繼以蓮之清姿繼以菊之靜芳四時之觀足愛而樂焉聞山崎氏者鄉之舊族其產甚裕雖先人

學醫施藥不取報茲園係別業云嗚呼我果知其遺之乎後欲使子孫取卉木之樂而戒姝色美饌之害也仙菴者家之通号子孫襲今仙菴君雅襟濶量好學愛客而卉木之樂與眾共之抑可敬矣獨所憂君多飲是宜戒也亭舊曰旭臯今君乞額字予乃書友翠二字并記敢規請勿翠代醉則幸甚

雪賜堂記

四時風物入於賞觀其大者為花為月為雪春風既和酥雨催芳則世人携樽擔厨入溪山訪庭園觴詠叙懷酣醉撒興焉秋氣始爽妍月揚輝則招客會友

酌南樓嘯露臺獻酬交籌快活極歡焉冬雲方凍陣  
風飄絮則擁爐燂酒對玉山接珠林詩賦記豐賞觀  
娛眼焉然而何地無花何天無月獨雪則煖地不得  
見或見不得多不能入賞觀也乃二者必得而一者  
不能必得然則人之於雪其可不貴之而賞觀與越  
之為州負北海而東南皆山得雪之多天下莫之過  
嵩谷之水經夏不消以故澌水灌溉田地沃饒人物  
清雅雪之所由然也田中氏信貞好文善畫号逸齋  
盖清中一人嘗游京師呈伎於三位有功公公大賞  
賦歌賜之其言雪為千歲之友蓋祝之也思夫非身

生於越焉得友雪非清雅其人焉得善畫非見其巧  
焉得遇斯賞要是雪之賜也嗟乎紙一管之墨映萬  
岳之玉取四時之雪為千秋之友豈可不謂清福與  
其叙懷於花月者餘苴耳不足言也書為記

松風亭記

春既半矣千紫萬紅各自爭妍而風生焉大則飄之  
小亦傷之秋欲晚矣錦幔繡煥相共逞色而風起焉  
其受害與花同宜風者不過柳之縹絲竹之碎佩耳  
樹木於風所謂竅穴怒号讓叱于喁何趣之有其宜  
者夫唯松乎濤聲琴韻發之於風而使人洒然洗塵

或遇暴風不及飄瓦石則無有折枝之害矣加藤氏  
世風雅好文墨庭中多植松就中一株自與之松嶋  
移來殊覺多姿其雅可以推矣乃扁亭曰松風可知  
其間濤聲洗塵思聽琴韻爽雅腸且其宜搖涼宜玩  
月愉快何如哉遇風飄花而松則依然逢風墜果歲  
破紅葉而松則儼然四時含綠千年保壽松之德亦  
大也哉古人言受命於天而正者聖也受命於地而  
正者松也宜矣加藤氏愛之蓋不止濤聲琴韻也予  
記之干松風中

敢望山柿之牆堂記

人之生也各有所好而天賦才於其所好好文者必  
有文思好武者必有武略凡諸皆然矣而所賦之差  
什百之千百之不能均也雖然聖亦人已學不已  
未必不得造其域也故曰人一能之已百之及其至  
一也德猶可望矣况乎伎刻苦竭力得游其門牆必  
矣及思天賦雖優怠而不力亦安得盡之要其所  
為何如耳夫人之於業勤苦竭力然衣食不給者未  
之有也才之進當然矣皇國以山柿二氏為歌道之  
聖與漢土以李杜為詩道之聖同焉則為國歌者不  
可不望之也田村氏貫成性好歌予乃書六字併記

贈之庶幾其望之夫山柿亦人已力而不怠焉知日  
後不入其室入室者必望牆牆不望安知堂之所在  
其可不望乎

繼業堂記

陶處士抱印綬而歸曰審容膝易安其未歸安得掩  
衡門而坐堵室人之在世不能不從地處事勢也義  
存焉所以禹稷顏子易地皆然孟子曰榱題數尺侍  
妾數百我得志不為蓋規當時諸侯奢侈過度耳學  
者得位臨民而行道乎天下侍妾宜省榱題則欲不  
坐得乎勢然矣禮義所存也孟子游齊梁從車百乘

亦勢也不能免甚泰之謗且祭母之鼎多之於父禮  
不得已也今井君綠齋儉勤治業家道益豐資格益  
崇子孫益滋居宅不得不增構也今又葺一堂為待  
客之所或言寬宏何然佳潔何然予謂是不知勢之  
所在也不會禮義所存也君豈不知容膝易安乎且  
君之儉素衆所共知及初老始飲酒少壯烟亦不吃  
今尚省茶不啜其言曰非不嗜之今既用二省一存  
戒其儉可推知矣予至適遇新築落慶囑名於予予  
乃舉爵祝曰千秋萬歲南山不崩堂之與君三壽為  
朋又舉爵謂令子姪曰不守家訓失儉素雖堂之壽

比山安知不有力者負而走其可不戒乎陶侃身居  
相位猶自運甕儉勤治業遺之子孫不然則處士之  
歸安得掩門而盤桓撫松且處士亦不守家訓則安  
得繼祖業而優游卒歲顧謂君曰繼業何如曰諾乃  
名堂且記

幽賞館記

世間可賞者多佳山好水固也春而花香鳥聲夏而  
石泉竹風秋天之月雪中之梅並是可賞之物梅溪  
主人顏堂曰幽賞予甚疑焉未知幽字置之乎何物  
登山臨水不可無酒觀花望月不可無酒然而主人

好酒何如得幽賞思洞房擁佳人閑室啜茶或詩文  
書畫幽賞在此數者與主人曰非也佳人難得茶非  
我好詩文書畫豈為盃酒下物曰然則可幽賞者何  
曰不見乎花落縱頗意自閑此心既幽何事不幽載  
酒以行啣盃而坐雖歌亦幽雖舞亦幽佳山好水花  
香鳥聲孰不幽賞乎曰妙矣遂記之贈不知拙文適  
幽賞否

積翠園記

莊周言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理誠然矣資亦積不厚

則不能施之於事以成大功也學亦積不厚則不能施也於行以履大道也諸般伎藝非歲月積功則亦復不能窮也也富所君新德齋之宅古木圍繞翠光積厚因名其園曰積翠予至時屬首夏萬紅滌盡千樹滴綠迷蝶懶飛流鶯頻轉清晝沈寂煮茶解倦真為坐碧琉璃屏風中想乃謂之曰景致若此人所欲得君既得之資亦擁祖先所貽足施也於事以取大功何必更積請宜別意所積君曰何曰學之與善爾學不積則不能入道善不積則不得招慶學以知善積以餘之餘慶不存使子孫保積翠乎萬世者或

不可必矣豈不然乎他積文籍積武器不至傷產亦可予則貧而資不能積懦而學不能厚積善亦無日矣君少壯庶幾積之厚之遂書為記

枇杷園記

古來以松栢後凋譬士之不易操然凌冬者不獨松栢已枇杷亦然本草云冬花春實四五月熟凌冬不凋故謝氏賦言肇寒葩於結霜成炎果乎織露是也安政已未之夏訪窪田伯器其園名枇杷然不觀枇杷問之曰舊有之殊偉因名惜哉今朽不存予乃謂之曰善哉不改之父之所名父死不改事雖異之義



與禮合即孝也且夫聖人之道有仁義之名而無仁義之形則存名而足何甚惜之道無形故不滅無形故不窮禮也知也信也孝也從事生名而其究舉歸於仁乃孝亦多義孝經說之固矣魯論中所喻可以見焉伯器今守祖先所名而不改之此亦孝也推之則仁士之不易操者仁之一端醫用枇杷治病亦仁之一途大也哉仁我識伯器因枇杷知其孝則由孝推到於仁是所望也庶幾不止一端遂記贈之

翠靄香所堂記

凡有形之物必有色有香而不能無醜美厚薄之等

蓋亦命之所以然與沈麝者莫人不好之葱韭者莫人不惡之芝蘭之室鮑魚之肆臭之好惡殊異焉思天之於草木以香厚與而蓮桂菊梅則其最尤者蓮也清而桂也嚴菊與梅亦清而潔梅殊居厚乃人於此數者雖不無好惡少異未嘗見有掩鼻避之者又思厚乎色奪香蓋亦天之乘除牡丹者色之尤者人皆愛其濃粧而不論其之於香非雅致脫俗者不能舍濃取淡也橫田氏之庭嘗多植牡丹春將晚艷紫極態嬌紅逞媚顧羣芳之凋落而笑柳絮之飄泊屈為藥杜鵑於下風使薔薇燕子矐若乎其後乃來游

者皆悅而賞之莫不帶笑看然而今則牡丹絕根植  
松代之洗楊妃脂粉之氣仰魯公正烈之操空翠滴  
檐淡香染衣爽快何如哉嗚呼自非雅致其人孰敢  
矣抑松也者受命於地含其正氣可謂木中之王也  
橫田氏脫俗衆所知我何復云云祝曰鶴呼友龜拜  
交其壽與松抗而其名與松香記之於翠靄香所

老杉書屋記

萬物之生不能無知愚美惡大小夭壽之等我雖未  
知其所由何如人而得知木而得壽蓋天厚之也人  
得知為貴木得壽為貴知則壽而名壽則大而名古

來人之成名者學以發知學則知益知孔子不知老  
之將至者以此也或曰何故知則壽予曰老聃言不  
朽者壽顏子短命名則不朽豈不亦壽與聖賢英傑  
立千世皆是也要非天厚之何得然世松為壽木然  
松未必壽鶴為壽鳥然鶴未必壽人之與物得壽者  
所稟之厚必矣彭祖與椿稟格外之厚者與木得壽  
則必大大則人以為偉而得名但人物之等動物有  
知不能及人植物無知與石同位然則木之壽而大  
而得名謂之與聖賢英傑同地亦可木而同乎人又  
何慊人而同乎木無乃慚乎天與之知然不學遂老

劣於物之得壽抑可恥矣。笠原氏宅中祠後有一大杉木，其大百圍，傳言大同元年所植，觀者驚為偉名。聞於四方，按大同紀元距今安政己未凡千五十四年，則其所稟可謂殊厚也。笠原氏年猶壯，好學不倦，國人既知其名，則與木異者固既有，而其号老杉，雖有所因，亦遜言耳。今囑予記，嗚呼！予則徒老與木同者，思杉入夢亦言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楓館記

孔子嘆曰：夏殷之禮不足徵者，文獻不足故也。其意蓋不獨嘆杞宋欲使後人知文獻可重也。杞宋者周

代之故國，文之不足可惜哉。因思通邑大都則暴富，暴貧千金之子，餓於市亦多。至遠僻邊陲，則瓜綿瓠續與國為終始者，往往有焉。予嘗游越後，投豪家，槩見古木不知年，所以徵其為舊族而主人無文，令人嘆惜亦多矣。歸途取道於三國，顛鹽澤驛之泊訪井口君庭，有二大楓圍蔽，牛高摩雲，他可為材者數十本，照映交柯，時屬初秋，憾未霜而所喜，則君好學善詩，扁堂曰：楓館其所管之地，凡一萬八千石，土人稱大保正云。孟間談文不及叩，系譜而別是歲辛酉，君郵寄尺札，請館之記，予謂未覩楓葉之秋，奈著鬼毫

青軒文集卷之二  
之端但想高律欲窮知青女之筆不遑渲染似天孫  
之機不禁墜落桃源之花何足擬赤城之霞或可比  
天雨靺鞨之玉地出勾漏之砂御溝之風流亦可復  
追想矣顧使白帝嘆其無色也錦風繡日君觴社友  
醉吟于其間佳興何如哉嗚呼古木微故家亦多如  
得紅葉則蓋所罕也書之贈文雖拙劣千歲之下或  
足以徵楓館

樂水軒記

君子樂道則天必報之天報之則利自存焉山水之  
勝絲竹之音琴碁書畫我樂之而利自從之雖伐性

之酒色其節適度亦有所利獨怪世好卉木者約條  
達暢茂之性困之以樂好禽鳥者籠翔迴飛躍之翼  
苦之以樂徒費財已我未知其所樂有何趣也或哂  
曰子未知也約之者待其生異葉抽殊色倍徙原價  
以售籠之者聞其聲音毛色注物賭贏是固射利曷  
不樂之予於是笑我迂濶而始悟知者樂水不止其  
縈紆奔躍之態潺湲渾沸之響今者吾友覺菴氏引  
玉川之流及之庭中使其聲不舍晝夜因扁堂曰樂  
水軒予初謂是雅人之常態不過娛耳目也既而聞  
之其水灌溉萬畝澤飽百穀然則其所樂與知者同

之而所施之利極廣大助雨露之潤裕人民之業視  
之乎彼養卉禽利一身者何如哉是宜碑也詩云如  
水之方至我知天必保之賜以嘏福遂記代碑

濃陰堂記

夏禹有四海而卑宮室漢文重百金而止工役餘慶  
所存王業延於子孫嗚呼自天子至庶人守儉素而  
墜祖業者未之有也觀世之著姓其祖以儉起家然  
子孫多流於奢侈極目之色窮口之味裁錦綺廣第  
宅漸耗遺產終斃乎飢寒外人視之猶痛心况其祖  
在天之靈慘怛悲泣何如哉三上君南窓越之著姓

頸城郡上小野村保正也其先武弁所謂近江源氏  
慶長初年自江州移住今歷二百餘年宅中有二大  
樹不知何世誰氏所植也一則似樞其葉少異土人  
呼曰青木圍蔽駟高破雲一則俗稱臭楨圍較青木  
差大高亦差抽二木交枝濃陰之繁遮炎日障峭風  
使夏為秋使冬為春人望之知為三上氏之宅予嘗  
言不獨有世臣而稱故國喬木亦故國之標於家亦  
然五柳之鬱三槐之翳並庇子孫古木覆宅亦榮也  
君之父楨屋翁儉勤克家學涉古今教授鄉之子弟  
君今為家督善繼翁之志業顏其堂曰濃陰蓋取之

於庭樹父子每暇撫二木而盤桓吟詠以樂焉獨所  
患濕翠蝕屋更葺之費極多然先人遺愛戒不尋斧  
蔭歲茂而根盤干宅內則欲豐蔀不能復基也其家  
傳言是祖先所以遠慮後之奢侈蓋然矣戊午之夏  
予北游有約訪岩下會侯於三上氏翁見送以詩今  
者會侯轉致君之意囑記干予曰願令子孫儉勤守  
業予乃報曰僕所謂散木文理踈鬆記時慚於良材  
之濃陰

010190527277

48 13099

